

商城  
拾零

## 做一片绿叶

乔克清

节假日,我喜欢回娘家。

我的娘家在吴河镇开寺村,我在那里出生、上学、考学,毕业后回乡任教,直到出嫁成家才离开那里。

老人说,女孩子是菜籽命,撒到哪儿就是哪儿,落在肥处迎风长,落在瘦处苦一生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落在肥处,还是瘦处。

一

母亲生了我和弟弟两个孩子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和母亲就天天在田间干活,一年到头没有空闲。我比弟弟大三岁,在父母看得见的田埂上,负责领他玩儿。逮蚂蚱,捉蜻蜓,逗蚂蚁,拔草根。累了,躺在地上睡一觉。等父母回家时,叫醒了一趟儿回家。

父母是农民,叔伯是农民,爷爷奶奶那一辈也是农民。家里放着锄头、铲子、犁耙等农具;院子里堆着柴火,墙角砌着鸡舍;院子外面盖着猪圈和牛栏。我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接触到的,都是实实在在的农家什物。

二

入学后,书本跟磁铁一样吸引着我。

我领到新书,生怕弄脏了书,到家第一时间表书皮。弟弟碰一下,我会训斥半天。书上的字,一个一个,那么小,方块一样。一点一划,一字一词,一段一章,跟河里的小石头、山上的短树枝、菜园的青菜萝卜一样,组合起来,对应着山川河流、花草树木、鸟语花香,有趣极了。

老师站在讲台上,读书的声音真

好听。老师教一句,大家跟着学一句。我跟着老师读书,嘴巴张得大大地读。老师教学生写生字,一个生字写好几遍。我将铅笔捏得紧紧的,在本子上用心地写。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,看谁写得不好,就手把手教谁。老师走到我的面前,弯腰看了一会儿,点点头。我写完了,老师把我的本子拿到讲台上表扬展示。说我写的字写得有模有样,和田里的秧苗一样有行有路。

放了学,老师回家和我的父母一样也干农活。

父亲说,老师是民办老师,一月工资只能买一只老母鸡。

母亲说,跟老师学识字,做一个老师那样的人,多出息啊。

三

老师选我当班长,我很高兴为班级做事情,给老师做小帮手。

我收发作业本。要是老师开会走了,我还会在黑板上抄题,管纪律,当小老师。班里谁不听话,作业没按时完成,老师拿我做例子,说看看人家,年纪一般大,住在一个湾子,多能干,得朝人家看齐啊。我听了心里乐滋滋,腰杆挺得更直了,眼睛像飞进了萤火虫,闪亮闪亮。

同桌说,老师偏爱我。还举了例子,说我课堂上偷看小人书,老师从我身边走过,没有收我的小人书。我打赌说老师一视同仁。但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在自习课耍小聪明了。老师信任我,我不能辜负老师。

印象深的是去镇里参加竞赛,老师用自行车带着我。那是我第一次

坐自行车,坐在车子后座上,我的两只手死死地捏着座架,不敢动弹。上坡时,老师下来推,我也不知道蹦下来。十多里的路程,老师载着我,累得满头大汗。到了镇里,参加完竞赛,老师在饭馆里请我吃午饭,专门炒了一盘肉招待我。一顿午餐,几乎花了老师一周的工资。那次竞赛,我获了奖,奖品是一支钢笔。老师说,你以后做一个拿笔杆子的人吧。

四

我上中学开始住校。中学离村子有些远,半个月回一次家。我带一坛子咸菜去学校,够就半月个月的米饭。中学的老师对我也很好。老师看我的脸色又瘦又黄,送过麦乳精给我,打过好的饭菜给我。除了父母对我好,关心我的就是老师。他们似乎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,在老师那里,我感受到了温暖。

当时,老师的工资不是财政拨款,常常被拖欠,几乎半年才能领一次。初三那年,老师进城开会,还自掏腰包给我买作文书、各科的《中考解读》,我至今难忘。

中招考试,我是镇里唯一考上中师的学生。父母为我高兴,老师为我高兴。如果说我是一颗菜籽,曾落在瘦处的话,那么在老师的精心培育下,我得以长在了肥处,最终开出了花。

五

中师毕业后,我回乡当了小学老师。

通过热心人的介绍,我认识了也是当老师的老公。结婚后,我从镇上

调动到了城区小学任教。一晃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习惯于早到校,晚离校,和学生和谐相处。在大家眼里,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。

办公室的同事问我,从没见过你发火,也从没见过你有情绪波动,对荣誉也看得很淡泊,你怎么就熬得住和绷得住,沉得住气呢?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?

我放下手中的备课笔,想了想,说,小时候,老师对我好,老师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,我想成为老师那样的人。后来,我当上了老师,很知足,也很享受当下的生活。跟学生在一起,我觉得快乐。这快乐简单又纯粹,就像远足的人,身处大自然中一般,放松,清新,美好。校园是我的乐园。

同事的话勾起我对恩师的想念。今年的端午节后,我回开寺村看望老父老母,并专门去拜访了恩师。那个用自行车带我去竞赛的老师退休几年了,身体硬朗。那个给我买资料的老师,退休后去大城市领孙子去了。

从老师家出来,经过村头的大槐树。我停下来站立了好久,这棵大槐树,跟小时候比起来,树干粗壮很多,枝繁叶茂,仿佛一把巨伞。我的老师多像这棵大槐树啊,给了我浓荫,也给了我成长。

五月和煦的阳光从天空中照射下来,照射在乡村的大槐树上,也照射在城区小学的香樟树上,我愿意做树上的一片绿叶,传承师之德、师之泽。

## 筛下人新篇

余秀琦

多年回乡,母亲开心谈起村里的变化。最后感慨说筛子走早了,不然也会像熬成一样,咸鱼翻身倒个个。

“俺是米筛下头的。”这一直是筛子对自我的认定。一面普通的竹筛,界定了他的生存状态。

幼时对这活百思不得其解。一日见母亲坐廊檐下筛谷,只见圆实的谷粒打着旋儿在竹筛中央聚集归拢。而细小的沙石、稗子、糟糠以及一些干瘪的谷物杂质,则顺着竹筛底部网状筛眼纷纷落下。

母亲抓起一把散落在地的杂粒,摩挲着说这是没长好的庄稼。先天的营养不良,又遭逢

命运的  
优胜劣  
汰,最后

造就它的筛下人生。注定是上不了台面和餐桌,一辈子受尽冷遇奚落。可惜归可惜,但这是命。

那时小,只记得村上人不拿正眼瞧筛子和熬成,就连三岁的娃娃说话都在他们头上跑。在这个土里刨食的世界,没有劳动能力就是废物一个。别怪乡下人嘴损,泥腿子也把人分三六九等。在农村,凭气力说话。

再看看筛子、熬成。筛子罗锅,一步三喘干不得重活;熬成打小就是孤儿,个子没锄把高,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利索。把他们划为一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
那时筛子和熬成村里人捉弄戏谑的对象。农忙,抢天夺时,一人当俩人使。但家里牛羊长嘴也要吃的,咋整?村里人瞄上可以免费使用的筛子和熬成。东家说,筛子,邻村有个寡妇,模样特俊。等俺放下活帮你撮合撮合,没准成。筛子两眼放光,俺干不得重活,但可以割最鲜嫩的牛草。余下事你就别管了,保管把你的牛喂得皮

毛滑亮。西家偷偷拉过熬成,俺手头上有个寡妇,这事千万别让筛子知道。熬成兴奋得青筋暴起,结巴让脸涨得通红,你帮帮俺,俺保证把……把你的羊喂得肚滚……腰圆。不用问,余下几天西家再不用为羊的放养操心了。

这样的戏码陆续上演,并且屡试不爽。筛子和熬成好像一直沉浸在这个梦里不愿醒来。想想,那应该是他们为自己留存的一点点光亮。是身心残缺的他们对家最热切的向往。哪怕这个向往自欺欺人,总好过看不到头的日子暗无天光。有梦总比无梦强。

筛子可惜了,没能熬到现在。母亲说,你看人家熬成,现在日子过得多舒坦。

仰头望望天,头顶融融的杏花闹哄哄地开。阳光从花枝间漏下来,暖暖地打在脸上。母亲说,村里像熬成这样的鳏寡孤独无劳动能力的人都落实了“五保”政策。

漫步来到“如家”养老院。只见

屋舍俨然,花草葱绿。院子里下棋的、健身的、遛弯的、闲聊的……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各得其乐。

“鱼儿离不开水,瓜儿离不开秧,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……”一阵嘹亮的歌声吸引了我。只见年逾六旬的熬成手执麦克风,立正,挺胸,对着电视机唱得正溜。见我和工作人员进来,摇摇头不好意思起来,现在政府“兜底”,解解决了……俺的后顾之忧……之忧,俺老有……老有所乐。

我笑了,大哥,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啊。如今,你终于苦尽甘来,等来了好时代。

